



藝贊中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昇
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
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
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
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
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
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

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
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
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
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
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
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
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豎得以相衛鞅弘石得
以殺望之啓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
大邑則舉非失舉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
之義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
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
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
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
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

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

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行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癘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未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夫言之貌

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
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泫然出
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
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
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
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
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
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
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

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
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
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
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
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
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
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
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
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尤

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
說以俟夫觀人國者得焉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
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
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在長安西
馳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
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
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

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
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
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而
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
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
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密而蕃之也他
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
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息憂之
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

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
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
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
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
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
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
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
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瘁以
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

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
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
為官戒也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
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
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
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
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

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闕足而不能理
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
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
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
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
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
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
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
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

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
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
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
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
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
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
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
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
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

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
方伯連率都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
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
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
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
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
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
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
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

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
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
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
衆工而不代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
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
工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
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不
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
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

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術能矜名親
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
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
人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
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
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
主為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
世守而道謀是用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
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

不可抑而下也挾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
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
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
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
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
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
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
楊氏潛其名

送薛存義之仁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許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後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橫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性也然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詩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為窵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

焉於是有一切磋琢磨鏃礪枯羽之道人以為重
豆盥生肉之行者也今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
而所以幼孤羸餒為懼恤恤焉諸侯求給乎
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
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為冠履以春秋
為襟帶以圖史為佩玦琅璆瓊璫衝牙之響登
焉煌乎山龍垂蟲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
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
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某頓首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其與劉秀
才書及今乃見書彙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
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
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
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
近密地會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
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
紀錄者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

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廟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

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闔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

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
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
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
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
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聞知致
致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
致致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
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
輿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

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促然後為
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
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
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
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
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
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
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
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

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友人論文書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此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勵之不工頗類之不排除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蹟雖有蕪敗則為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實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勵剋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錄波

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史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蹙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為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鑿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無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焉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

才且猶若是况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狀賊文史挾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蝨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為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胷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為一通想令

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醲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

孰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
士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
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
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冀少
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
于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
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
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
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

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
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
盛於戲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
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
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
而肆鬪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誅罵有司者其退
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怛
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為是啗啗也遂退
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躋

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
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豈說者過也
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
公之漸漬道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
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
弘之德能容善偽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
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
為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
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

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履彼一聖兩賢人繼
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
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
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
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
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
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
之言非獨為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
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曷此良志俾為

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智宗元白

本論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

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

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

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

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

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故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

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
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
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
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
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
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
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
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
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退畏法然
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
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
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
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
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
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
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

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來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

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裳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于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

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
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
社稷之臣矣其豐切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
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
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
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春秋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
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

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
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
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
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
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
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
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
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
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

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

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之作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

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

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天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其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

法而又詳內而畧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諫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

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
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
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
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
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自諫而百聽矣
况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
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奚術
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
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

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
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
者一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
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
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
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
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
社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
賢主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

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
脅項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
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
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閔儒而辟陽赦
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
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
王恥秦而秦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
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
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

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
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
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
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
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
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
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
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
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

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
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諫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
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
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
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
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
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巽矣阿

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
下不匡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
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
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
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
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
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
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
恥祛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

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
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
臾顧見猛虎暴然尚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
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
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
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
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
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
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
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
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
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不過
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
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
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
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
者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
不獲吾不信也

管仲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伍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

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

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
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
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
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
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
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
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
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
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

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王者百有餘
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
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
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
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
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
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
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
吾觀史鮒以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

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
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
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
而後有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明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
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
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智而以其所
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

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
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
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
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
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
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
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
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
明則雷霆下繫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

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

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奸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

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况乎不至於九也

辨姦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踈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

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不取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子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敵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曲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子孟軻復曲

而陰賊險狠適又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患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

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心術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

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
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
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
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
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以
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
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
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
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

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蜀中
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
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掌敵而又以敵
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
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
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
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
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
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

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
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敵而置
之彼將疆與吾角柰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
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
而惰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
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
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
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
將矣袒裼而按歛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
兵而寢則童子彎弓射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
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高帝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
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
良徵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
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
良智之所不及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
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

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
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
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
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
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
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
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
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則豪奴悍婢不敢與弱
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

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
者為惠帝計也呂氏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
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
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
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少矣方亞
父噉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
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
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
誠偽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

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莖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率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夫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

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縮又最為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推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

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
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
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乃克
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
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
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
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
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
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

徇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
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讎籍則其勢不得彊而
臣故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
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
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
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
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
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
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

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
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
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
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罷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
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罷明矣軍志所謂攻其
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
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
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
國時魏代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

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
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
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
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
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劔門者可以不
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
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
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
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劔門者而後曰

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
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
得一全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
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
不失也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
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
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

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
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
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
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
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
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
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
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
愈急故不待戰而彊弱勝負已判矣至于顛覆

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
盡火不滅此說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
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
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畧能守其土義不賂
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
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
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
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
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

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
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
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
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
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
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
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
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
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

下矣

遠慮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群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群臣亦不得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群臣所不得聞群臣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

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為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

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桀將
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
縱公至於竒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酈
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竒才而委之深任之密
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
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
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
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
賊也有賈充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

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
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
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
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
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
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
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
變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
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

可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

密友以開心宵以濟緩急柰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遠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愛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汎汎於下而天子惛惛於上一旦有卒然

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
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卧
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
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踈尊其爵厚其祿重其
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太祖用
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
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
然則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任相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
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伴也國
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
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
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
司耳非相伴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
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
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
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

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
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
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為也又非豪
縱不趨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
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在道為之
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吊待之如此其厚
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
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
矣相有他失而棧車比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

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過我
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
將遂弛然不肯自飾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
勉其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
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
不能已以為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
為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
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
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為聖人而猶伊尹太公

者為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為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其罪而加之

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其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貫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一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

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天下無有也
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
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宰相利其君之
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
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
福而求禍者也

廣士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
賊夷狄之士可為也以賢之所在已矣夫賢之

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
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
之郡國而不以為非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
往反擯棄不用何則人之能繩趨而尺步華言
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
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尺步華言華服然而
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
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
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

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故何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為民上武夫健卒有

灑掃之力奔走之舊乃久領藩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為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而胥史賤吏獨棄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吏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為儒宗而卒不能為漢立不世之大功而其卓絕俊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

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之可以為將而內之可以為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得以自見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

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為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大堯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答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為事其人常曰長吏待我以大堯我何望而不為大堯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為大堯之行不肯為吏矣况士君子而肯俛首為之乎然欲使之謹飭可用如西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

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不貫忍著然後察其賢
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棄之於冗流之間則
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句奪而奇才絕
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為章句名
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為者苟一之以
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
之人得出為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
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
遺才者吾不信也

養才

夫人之所為有可勉彊者有不可勉彊者照照
然而為仁子子然而為義不食片言以為信不
見小利以為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信與廉者
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
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諸已而可勉
彊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
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
奔走之地而不惑為吏而吏為將而將若是者

豈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
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彊摠以進也今有二
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
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
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
哉才難彊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
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
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
有遺焉然而為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

為衆人所勉強者耳何則竒傑之士常好自負
踈雋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叫號
騷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酒使氣
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
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為此以留意
於嚮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柰何
以樸棷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以事
禮法而必自縱以為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
之養竒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

之以恩責之以措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放恣而後為樂今則不然竒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倉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逾禮而自快耶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耶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

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耶周公之時天下雖為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竒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况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竒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木監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怨之乎所宜哀其

才而賞其過無使為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
才矣或曰奇傑之才有過得免則天下之人孰
不自謂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教
耳曰是則然矣而奇傑之所為必挺然出於衆
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
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
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真奇傑
者出矣

申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
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
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
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耶而罪亦然則固入吾
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
以先王忿其幸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畧而吏
制其詳殺人者死傷者刑則以著于法使民知
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
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

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
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
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
執其罪之大小以為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
執于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
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於法吏不奉法輒以
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
論其大槩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
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鬻醫屢既為其大者

又為其次者又為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
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
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弊
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
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
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為
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為之量以齊天下之多
寡為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
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

刻木比竹繩給縋石以為之富商豪賈入以大
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為斗孰為斛持東
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
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
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
夫物之偽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為
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
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
也先王患賤之凌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

皿皆以爵列為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
工商之家曳紕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
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
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
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
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
吏之私債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
之公糴今也吏之私債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
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歛怨

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
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
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
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
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
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
則為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
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
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為當然憲官法
吏日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
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
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為今之弊不過吏胥斂
法以為姦而吾以為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
有盜白晝持挺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
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
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于萬千年而不

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
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
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
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
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
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慕質以自潰亂故
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
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
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

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
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
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
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
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
者而愚猶有感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彊弱聖人
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彊矣彊甚而不已則折
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
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彊甚者威竭而

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
用威而處彊者利用惠乘彊之威以行惠則惠
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
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彊弱之勢也然而不知
彊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
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
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
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用惠者未也故
有彊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

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飲藥餌石以養其
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
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
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
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
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
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
先審其彊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太
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

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
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
彊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
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
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
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彊國是謂以
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
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并
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

彊政濟彊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彊周拘於惠
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
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
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萬里
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間
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
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彊之勢也
勢彊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彊之勢
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

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師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羗胡彊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之恥不為怒也若

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彊勢今天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彊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彊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彊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

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疆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疆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未

有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於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疆政政疆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疆愚故曰乘弱之惠

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
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
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
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
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
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
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
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
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相

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刑之
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
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
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
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
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彊梗怠
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
至於相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相公用管仲
管仲之書好言刑故相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

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主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蓋釋

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以方今夷狄之憂為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

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疆不過冒頓嘗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笑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

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疆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瑯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疆大懦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

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

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

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
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
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
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
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鷲鳥將繫必匿其形昔
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
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彊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
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
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

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
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
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
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
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
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
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
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代吳之役惟羊祜張華
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

意此鼂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柰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性吾

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七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

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彊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

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事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敗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

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絳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疆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

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

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
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
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
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
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
自斃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
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
假道於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耶有以相待
無為虛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

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
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
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
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
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
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
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
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
是七國之勢也

上富丞相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
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
下之位實枉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
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
復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為
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
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異於他日者必
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

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
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
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不
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披其中則有說也而天
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
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
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
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
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

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
事不出於已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為能然猶
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
已事不出於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
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
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人之
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
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其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
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

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
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
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周公將
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
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
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
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將有所
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
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

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帶芥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彊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

誰也故賢者致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今上即位之初寇萊公為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
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發於
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
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
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
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
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
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

此也其名曰棄天棄天之罪也棄天亦我
罪也不棄不棄而人不我用不我用者之罪也
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棄天者其責在我逆天
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
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
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
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
於道塗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
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與

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泉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卑夫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窮困耶則天下後

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

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
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
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
或啓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
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
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
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
狹可笑飢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
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

未棄與世俗日踈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
人之憂柔騷人之精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
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為董
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錯得聖人
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
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
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
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
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以之所與我者不忍

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
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一道權書十篇
者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
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
促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
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
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刑賞忠厚之至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
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
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
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
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
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
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
憂而不傷戚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
無幸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
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臯

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

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滿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

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
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
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孔子從先進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
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况以不正進者乎古之
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
欲彊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
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

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
定也未有進以彊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
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
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
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
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纍囚之中
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
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
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

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衒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畧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

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懷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

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
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
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
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
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
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
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
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
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
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
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
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
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君子
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

為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
善於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
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

大成而其衰也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
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為有禮則生無禮
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
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彊君莫能加焉知
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
世之君子則又以為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
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為春秋
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
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

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
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
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
大宗也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
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
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
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
皆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
而不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

下凡為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為小人者皆如桀
跖雖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
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
情以為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
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
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
敝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而獨
至於戰則曰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
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

為正之則世之為仁者相率而為偽也故其書
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
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為
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荀息之事
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歿又成其邪志而死焉
荀息而為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
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
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

儒者可與守成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之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䟽為桑麻魚鼈之民悉為衣冠契為司徒而五教行棄為后稷而烝民粒世濟其德至于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世數十而民不叛豈有

他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既無以相適則知勝而已智既無以相傾則力爭而已至秦之亂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祖以三尺劔起布衣五年而并天下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功而安於無事以為子孫無窮之計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為之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

治之乎而叔孫通亦曰儒者難於進取可與守
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
知近而易行者以為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之法
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莫若三代聖人
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如藥
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
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
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而國感此以五
穀伐病也秦始皇燔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
築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
藥石養生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
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之不察直以攻守為二道
故悉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禹湯文
武之盛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
蓋儒術之粗也

王者不治夷狄論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
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

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
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
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
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
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
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
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
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
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

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
純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忍無恥肆行而
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
至於純為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
春秋之所予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
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
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
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
有惡則畧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

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狄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况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執齋中卷終

卷

終

九

